



王安忆 著

乌托邦诗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安忆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托邦诗篇/王安忆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617 - 8532 - 4

I. ①乌…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0710 号

乌托邦诗篇

著 者 王安忆
策划编辑 王 焰
责任编辑 陈庆生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32 开
印 张 5.75
字 数 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8532 - 4 / I · 758
定 价 22.00 元(精)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目 录

乌托邦诗篇

……001

附录一

英特纳雄耐尔

……081

附录二

陈映真在《人间》

……093

乌托邦诗篇

我是以我对一个人的怀念来写下这一诗篇。

对这一个人的怀念变成了一个安慰，一个理想，似乎在我心里，划出了一块净土，供我保存着残余的一些纯洁的、良善的、美丽的事物；还像一种爱情，使我处在一双假象的眼睛的注视之下，总想努力地表现得完善一些。

我后来知道，一个人在一个岛上，也是可以胸怀世界的。在交通和印刷业蓬勃发展的今天，知道世界不再是一件难事。人们可以通过书本、地理课程，以及一些相对有限的旅行，去想象这一个巨型球状的世界。时差是最具体不过的说明，它使地球的理论变成常人可感的了。但是我想，这个人却不是从这些通常的途径得知世界的，我想他是从《圣经》的那一节里得知这一知识的。《圣经》的那一节是“创世记”的第十一章，《圣经》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后来，他们商量要造一座城，城中有一个塔，塔顶高耸入云，犹如航海业诞生以后海中的

灯塔,使得地上的人们不会分散。接下来的一节,题目就叫作“变乱口音”。“变乱口音”中写道:“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球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于是,他这个人就不仅知道了现在:世上人被耶和华的力量分散与隔膜的状况;而且也知道了过去:曾经有一个可能,世上人是欢聚在一起,由一座通天的塔标作召唤,互相永不会离散,好像一个灯火通明的晚会——晚会是我这样堕落的现代人唯一能够想象的众人聚集一处的情景。当这个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那西太平洋小岛的气候温湿的乡村里,他一定做过许多次的梦,梦见许许多多的人在一起,同心协力,建造一座城。人们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后来,海峡对岸的陆地上,那一些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壮观场面,使他以为他的梦想在世界一部分地区实现了。他是通过收听短波这样的地下活动了解这壮观场面的,这种地下活动不久就将他送进了监狱。那时候,

这个岛上的工业化程度还不足以冲击他的宁静乡村，这个岛所依附的那个大国还处在经济大萧条的繁荣的前夜，危机没有来临，这个人还可以再做上一段温馨和谐的童年的梦。我所以判断他是从《圣经》里了解世界的概况，是因为这个人的父亲是一名牧师，这给了我谱写诗篇的根据。我还想象在他小小的头脑里，会生出这样的念头：为什么耶和華要做这样的分散人们、用语言隔离人们的事情？耶和華为什么害怕人们的力量大过他自己？因为耶和華无疑是善的，而人们无疑是不善的吗？关于耶和華，我的想象力到此已经穷尽，《圣经》于我，既像是一本天书，又像是一本童话书，深的太深，浅的太浅。而他又与我相隔很远，我无法将他脑子里的问题一一套出来。我是以我的对一个人的怀念来写下这一诗篇。

相隔很远很远地去怀念一个人，本来应当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因为这种怀念无着无落，没有回应。可是在我，对一个人的怀念却变成了一个安慰，一个理想。他离我多远都不要紧，多久没有回应也不要紧。对这个人的怀念，似乎在我心里，

划出了一块净土，供我保存着残余的一些纯洁的、良善的、美丽的事物；对这个人的怀念，似乎又是一个援引，当我沉湎于纷纭杂沓的现实的时候，它救我出来瞭望一下云彩的霞光，那里隐着一个辉煌的世界；对这个人的怀念，还像一种爱情，使我处在—双假象的眼睛的注视之下，总想努力表现得完善一些。这是一种很不切情理的怀念，我从来不用这样的问题打搅自己：比如“这个人现在在哪里”；比如“这个人现在在做什么”。他的形象从来不会浮现在脑海中。在我的怀念活动中，我从来不使用看和听这些感官，我甚至不使用思和想这样的功能，这怀念与肉体无关。这种怀念好像具有一种独立的生存状态，它成了一个客体，一个相对物，有时候可与我进行对话。这怀念从不曾使我苦恼过，从不曾压抑过我的心情，如同一些其他的怀念一般。当偶然的、多年中极少数一二次的偶然的的机会里，传来关于这个消息，则会带来极大的愉快，这愉快照耀了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怀念，使之增添了光辉。我的怀念逐渐变化成为一种想象力，驱策我去刻画这个人。这是一种要将这怀念物化的冲动，这是一个冒险的行为，因为这含有将我的怀念歪曲的危

险。我写下每一个字都非常谨慎，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体会到语言的破坏力，觉得险象环生。要物化一种精神的存在，没有坦途，困难重重。所以我要选择“诗篇”这两个字，我将“诗”划为文学的精神世界，而“小说”则是物质世界。这是由我创导的最新的划分，创造新发明总是诱惑我的虚荣心。就是这种虚荣心驱使我总是给自己找难题，好像鸡蛋碰石头。

还是从头说起吧，我和这个人最初的相识是在一本书里。这本书里有他的一篇小说，写一个三角脸和一个小瘦丫头，命运将他们胡乱抛在一处，让他们相依相靠。这小说打动了我的，作者将相濡以沫这一种情状写得感人至深，使这一个情意款款的人间常事显得非同寻常。它集浑厚与温柔于一身。我就想：具有这样的情怀的人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能将情感体味如此之深的人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个人中的情感的源泉是什么？来自何处？那时候，我年幼无知，喜欢做爱情梦幻的游戏，可是即使这样异想天开，我也不对这个人的情感有所希冀。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感是一种类似神灵之爱的情感，而爱情是世俗之爱，世俗之爱遍地皆是，俯首可得。像

我这样生活在俗世里的孩子，没有宗教的背景，没有信仰，有时候却也会向往一种超于俗世之上的情景。我也会为这种情景制造偶像和化身，这种制造活动会延续直至成年。在开始的时候，却是情不自禁，不知不觉。记得我当时读的那本书是与们隔绝的那个岛上人写的文字。我们和那个岛隔绝了多年，多年里，我们互相编排着对方的故事，为了使我们彼此憎恶。憎恶的情感在我们心中滋生增长，好像树木一样，而我们在树下乘凉。关于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故事打动了我的心，这是一个难以言说的故事，一说出口就要坏事似的，立即会变成一个凡夫俗子的甚至伤天害理的有背传统伦理的街头传闻。为了保护这个故事，我长期以来把它缄默掉了。当人们议论它时，我总是掉头走开，从不参加。这是我和这个人最初的结识，在一本传阅多人、翻得很旧的书里。这个人有一种奇异的爱心。“爱心”这两个字是我成年以后才逐渐找到的。这爱心很大，又很小；很抽象，又很具体；很高，也很低。像三角脸和小瘦丫头这样的两个可怜虫，要说他们有什么资格承受这样的爱心呢？然而是否正因为它是这样不计条件，它便可大到无限处了呢？

这种爱意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吗？即使是对三角脸和小瘦丫头，这爱也没有显出丝毫的俯就之感。这爱心奇异地感动了我，这便是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故事引起我注意的原因。这原因是我成年以后所总结的，当我总结出这样的感动的原因，能够以“爱心”来为这情怀命名之后，我才敢于来复述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故事，并且将这故事作为我对这个人的怀念的懵懂的开端。

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故事是我认识这个人的一颗种子，埋在了我的经验的开初阶段。在这开初阶段，我广泛地接纳各种印象：有浅的，如蜻蜓点水；也有深的，成为一个身心的烙印。这个阶段，我的身心都处在一个建设的时期里。我要进行物质和精神的两种基本建设。我的名和利的思想都很严重，渴望出人头地。我想，于我来说，做一个作家才可名利双收，因为我没有任何技能。而书写一些文字并不能算作技能，也无需本钱，纸和笔很廉价，我的时间也很廉价。我白天里上班，夜晚就写啊写的。那时候，外面的世界千变万化，对世界的观念日新月异，令人目眩，甚至已经将来自我们自身经验的观念淹没。虽

然我及早地了解到，要想出人头地，非得坚持来自个人经验的观念不成，因为只有这样的观念才可能有别于他人，突出自己。因为我知道做个作家就是立一个山头，要立自己的山头而不是去给别人的山头添石加土。尽管这样，我也不免为各种观念冲击得摇摇欲坠。幸而我的天真挽救了我，我的天真的另一个同义词是幼稚。我很天真或很幼稚地将我的一些经验写下，没有运用技巧，也不会锻炼文字，甚至不会运用我的观念以作透视，岂知这反倒诚实地表达了我的观念。可是我在思想上却总是奔赴最前列的思潮，这些思潮以其新奇与危险强烈地吸引了我。幸亏我追随这些思潮只是快乐的旅行，而我自己的朴素的理念则是我真正的家园。当我写作的时候，就总是回家，写作完了，再去旅行。这时候，我忙忙碌碌，神经兮兮，一会儿快乐，一会儿苦闷，目标基本上很明显，意志也很坚决，还很狂妄。我已经把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故事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并不知道，其实我正在走向这个人。我的这一切努力，其实都是在为认识这个人做准备。当时我并不知道，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故事对于我会有什么意味，在那时候，这是未来的事情。

后来,我在美国见到了这个人。那是在美国中西部,离密西西比河不远的,盛产玉米的地方,有一个大学。每年秋季,便举办为期三个月的“国际写作计划”,来自许多国家的作家们聚集在这里。其时,树叶一层一层地红了。我是跟随我的母亲,一个城市孤儿和解放战士出身的作家,去到那里。我们乘了许多小时的飞机,在旧金山和丹佛转乘,把钟表的指针一会儿拨到这,一会儿拨到那,昏头昏脑地飞到了目的地。在接机的人群中,有这个人,他穿一件桔黄的衬衫,他很高大,他有啤酒肚,他的眼睛很“仁慈”。“仁慈”是成年以后逐渐找到的两个字,当时我是用“亲切”这两个字暂时替代的。当时我不仅头昏脑胀,还愣头愣脑,不仅是时差的关系,一股人造器材,如塑料、橡胶之类的气味,混杂着人体的化妆品气味,以及车辆的废气,合成一股我命名为“外国味”的东西,使我眩晕,神志恍惚。后来,每当我嗅见这股气味,我便陡然地想起到达我的美国目的地的这一个不知是黎明还是黄昏的时刻。后来,随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股气味也逐步普及,于是,它所换回的情景便也因为频率过密而逐渐淡化,就像电影里时常使用的淡出的效果。天边变

换着不知是朝霞还是晚霞的云彩，好像一幅古典浪漫时期的油画。我茫茫然、磕磕绊绊地随了人群去取行李，上车。在车上，这个人对我说：你的发言稿我已经看了，我父亲也看了，父亲看了后很感动，说中国有希望了。我不知道这人的父亲是谁？也不了解我的发言稿中哪一部分联系了中国的希望，可是这个人的夸奖却使我心底陡地升起了一阵快乐，这阵快乐甚至使我清醒了片刻。我那时以为我的快乐是因为引起了一个成年人的注意。我是那么担心受到漠视，尤其是跟随了功成名就的战士作家母亲。后来，我知道了这个人的父亲，这位父亲的有一段话使我永生难忘。那是说在这个儿子远行的日子里，远行是一种象征和隐喻的说法，它暗示了这个人的一段危险与艰辛的经历，这不仅意味着离家的孤旅，还意味他离开他相对和谐的早期经验，走入残酷的阶段。它具体的所指，大概是“入狱”这一桩事吧。在这个人远行的日子里，他的父亲对他说：

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

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

在多年之后，这成了我的诗篇的精髓，是我的诗篇最核心的部分。这个人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我想象他在那个湿润的多雨的乡村礼拜堂里布道，我的心里又激动又静谧，又温暖又沁凉。受到他的夸奖，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现在我记起来了，那是黄昏的时刻，夕阳染红了那条蜿蜒的河流，有野鸭子在河岸树丛中嘎嘎地叫，我们遇到了一个气球旅行家，他的五彩气球从我们头顶飘扬而去，我觉得置身于一个童话的世界。当我觉得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的时候，我陡然地觉出了身心的疲惫和苍老，我的成年时期陡然地开始了。

在这个年轻的国度里，我们文明悠久的东方人从出生那一天起就是成年人了。我们的婴儿时期以及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是蚕蜕那样的东西，只是使我们的形体有所变化，而内心中的生命之核则生来俱成，待到蚕作成了蛹，待那蛹再作成了蛾子，便是我们的死亡。我们的死亡就像蛾子那样洒脱、美丽、自